

悍婦難馴

論戲劇翻譯與角色塑造

張美瑜

引言

翻譯可以分兩大方向，其一是引導讀者走進原作的世界，其二則是讓原作進入讀者的世界。當讀者對了解原文有障礙時，前者會增刪原文；而後者則原封不動，讓讀者設身處地，感受原作當時的文化背景、社會狀況。

朱生豪和梁實秋先後翻譯過莎士比亞早期的劇本《馴悍記》（梁實秋譯作《馴悍婦》）。如果以上述兩種方向區分，梁氏大概採取了要讀者遷就原文的方式，而朱生豪則是修改原文遷就讀者。朱生豪曾在譯者自序中表示：「然歷觀坊間各譯本，失之於粗疏草率者尚少，失之於拘泥生硬者實繁有徒。拘泥字句之結果，不僅原作神味，蕩然無存，甚者艱深晦澀，有如天書，令人不能卒讀。」所以他對「逐字逐句對照式之硬譯，則未敢贊同」。¹翻譯過程中又自擬為讀者和演員，務求譯文明白曉暢，語調順口，音節調和，其翻譯取向於此可見一斑。

兩種取向可說南轅北轍，背後各有一套支持的原則，歷來亦各有擁護者。如果抹煞兩者的基本分別，貿然從各種修辭手法如典故、雙關語、押韻等比較譯文得失，這當然不可行，但卻一直有評者犯這個毛病。因此，近年有部分翻譯評論者開始從譯者角度出發，以譯者自行定立的翻譯目標為批評準則，開創另一套嶄新的批評方法。

過往譯者所擔當的角色較少受注意，更少被視為再創作者。新方法肯定了譯者的地位，也接受了其限制，避免了評者和譯者各執一詞，各言其是，只在理論層面上爭拗的弊病；亦免得各自鑽牛角尖，最後發現你鑽的是黃牛，他鑽的是水牛，都枉費了精神，所以是值得考慮的方向。但實際運用起來，也離不開對讀者閱後反應的討論。一方面是因為評者也是讀者的一分子，另一方面則是不論持哪一派理論的譯者，只要是負責任的，相信或多或少都會考慮到讀者的觀感。而這篇文章，正是以讀者/觀眾的反應感受為出發點。

上文已提及，梁實秋翻譯莎劇傾向引導讀者走進原作的世界，他的譯作也被歸類

1 見國立編譯館編《莎士比亞誕辰四百周年紀念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年。

為「閱讀劇本」。朱生豪則著重讓原作進入讀者的世界，兼顧舞臺的特質，是真正可以上演的劇本。為此，在討論讀者觀感的大前提下，有兩大翻譯問題都不能、亦毋須列入討論範圍。

第一是典故。梁實秋的莎劇翻譯全集「例言」明言原文的雙關語及典故等，「無法逐譯時則加註說明」；而朱生豪則「力求明白曉暢」，加上他閉門翻譯時正當戰亂，手邊缺乏參考書籍，所以譯文所見，遇有典故或當時習用成語，每每只擷取其中意思，甚至不譯，所以沒有比較的价值。

第二是語言形式。莎劇大部分對白是無韻詩 (blank verse)，小部分是散文 (prose)，還有部分是押韻偶句 (couplet)。雖然梁氏稱「原文中之押韻處及插曲等則悉譯為韻語」，但梁、朱兩家的譯文大概都以白話散文為主，要談節奏的對應、韻腳的重現，也無從談起。

餘下有討論價值的問題，同時也是劇本翻譯的一個根本問題，便是角色的塑造。下文以語言的風格對人物塑造的影響為經，讀者/觀眾的反應感受為緯，討論兩家譯本的優劣。因為任何劇本翻譯歸根結底總離不開角色的塑造，如此一來，我們可以免於在理論堆中打轉，又可在譯者意圖以外多尋求一個討論的方向。

《馴悍記》故事的特徵，更有助於收窄討論的範圍：

(一)時代背景：《馴悍記》是莎士比亞早期的作品，上演的年代是十六世紀末到十七世紀初，英女王伊莉莎伯一世在位的時候。一般相信和莎翁其他作品一樣，都是改編舊劇的。但《馴悍記》的特色是以當代為背景，內容圍繞著當時上流社會的生活，劇中也不時出現有關那個時代的趣聞逸事。

(二)主題內容：《馴悍記》是一個鬧劇，內容圍繞實際生活，並非如《哈姆雷特》那樣是宮廷鬥爭復仇的故事；也不像《暴風雨》那樣充滿幻想色彩。主線是兩位貴家公子追求兩姊妹，妹妹溫柔美麗，追求者衆；姊姊卻是出名的潑婦，亦即是此劇的 shrew。因為她們的父親堅持要大女兒出嫁後，小女兒才可成婚，遂引出一連串喬裝改扮、身分對調等惹笑情節；而全劇的高潮所在，便是 Petruchio 如何向悍婦 Katherina 求婚，結婚之後又如何將她馴服。

這些特徵至少為譯者帶來兩點好處：

其一，譯者對時代背景的顧慮幾近於零，因為有關悍婦的故事，古已有之，中外皆然。《馴悍記》本身便提到西方傳統中蘇格拉底 (Socrates) 的妻子占西比 (Xanthippe)，中國亦有著名的「河東獅」，即陳季常的妻子，都可說惡名昭彰，無人不知。黃兆傑的《莎劇精選一百段》就是以「馴獅」為譯名。² 由文化差異帶來的隔閡減

2 黃兆傑《莎劇精選一百段》，香港：商務印書館，1988年。

低了，譯文讀者要理解並代入故事，比其他莎劇要容易得多，換言之譯者更可放膽處理，不必過分拘泥，因為故事發生的地點是否意大利，時代是否十六世紀，並非演繹故事的關鍵。

其二，既然《馴悍記》基本上是一個鬧劇，沒有甚麼高深道理（劇中對於夫婦關係的議論，恐怕不是現代觀眾可以接受的，尤以女性觀眾為然），受歡迎的原因是來自舞臺上人物關係的衝突，以及利用語言形式令觀眾發笑。譯者因此可將花在詮釋主題的精力，集中起來處理戲劇效果。

比較

現在我從人物稱謂、詞匯運用兩方面入手，探討朱生豪和梁實秋兩位譯者在角色塑造方面的得失。

人物稱謂

稱謂是角色塑造最微小也是最基本的一環，一些粗心的譯者往往忽略；但這一關做得成功，便能穩定整個劇的方向和格調。

翻譯稱謂，文化差異是一大障礙；但若譯者缺乏周詳的考慮，亦會產生混亂，影響讀者/觀眾印象。附表是《馴悍記》兩家譯本的稱謂對照表，其中有幾處較突出的問題值得討論。

原文 Bianca 和 Katherina 稱 Baptista 為 Sir，這是英國上等人家對父親的尊稱，但梁譯成了「父親」，可能為著避免用舊式的「爹爹」等稱謂，又要和「爸爸」有所區別，所以用上這個書面語吧！但這樣的「折衷」不大適合欣賞。朱譯作「爸爸」便較自然。

類似的情況有很多，如 Lucentio 的侍從 Tranio 也稱他作 Sir，梁譯作「先生」，但同一段對話又出現「主人 (master)」的稱呼，讀者/觀眾不能一下子搞清二人的關係。朱譯則一律都作「少爺」，省去了不必要的誤會。

縱觀朱譯一般都採取舊式稱謂，處理互相介紹、求親等場面時，尤其能突出人物的身分地位。第二幕第一場 Petruccio 拜會 Baptista 便是上佳的例子，首先看朱生豪的譯文³：

巴：你們兩位我都是一樣歡迎，可是說起小女凱薩琳，我實在非常抱歉，她是

3 本文所引莎劇原文以 *The Oxford Shakespeare* 系列 (ed. by H. J. Oliv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為本，朱譯以世界書局 1956 年版為本，梁譯以遠東出版社 1967 年版為本。

仰攀不上像您這樣一位人物的。

披：看來你是疼惜令媛，不願把她遣嫁，否則就是您對我這個人不大滿意。

巴：哪裏的話，我說的是實在情形。請問貴鄉何處，尊姓大名？

披：賤名是披特魯喬，安東尼奧是我的先父，他在意大利是很有一點名望的。

巴：我跟他很是熟悉，您原來就是他的賢郎，歡迎歡迎？（頁 29）

再看梁實秋的譯文：

巴：歡迎你來，先生；爲了你的緣故，也歡迎他。不過講到我的女兒喀特琳娜，我曉得，她實在配不上你，我因此份外傷心。

皮：我看您是捨不得把她嫁去，再不然就是看不中我這個人。

巴：別誤會我；我是有話直說。你是何方人氏，先生？大名怎樣稱呼？

皮：我名叫皮圖秋；安圖尼歐的兒子；他是名聞全義大利的一個人。

巴：我和他很熟，爲了他我也要歡迎你。（頁 58）

朱譯中你一句「令媛」，我一句「賢郎」，一來一往間，活潑跳躍的氣氛已展現在讀者/觀衆眼前。梁譯便呆板得多，一方面是因爲他堅持保留原文的標點（但也有例外），另一方面也是稱謂太拘泥於原文的框框了，讀者少了代入感，多了隔膜，自然失去應有的戲劇效果。

另一個例子是朱譯中 Baptista 向衆求婚者稱自己的女兒爲「小女」，對僕人則稱「大小姐」、「二小姐」，Petruccio 對 Baptista 等人則稱 Katherina 爲「令媛」，上流社會的客套話、社交禮節可說活靈活現。

如果礙於本劇的背景（意大利）和演出人物的身分（意大利上流社會中人）而抗拒朱生豪的做法，那麼就連翻譯都大可不必了，因爲意大利人又焉能說中國話？既然要用中國語言上演，就要接受整套中國人的稱謂，還要注意某一階級對另一階級的獨特用語，使讀者有一個全面而完整的印象。例如劇中多次出現“Sirrah”一詞，梁譯多作「小子」或「夥計」，都不妥當，因爲“Sirrah”多是主人對待從的稱呼，如果沒有更適當的字眼，不如乾脆省去。

活用人物稱謂幫助點明劇本的社會背景，也襯托起戲劇效果，實有畫龍點睛之效。

詞匯運用

另一譯者可以藉以加強人物形象的手法是適當地運用詞匯。無韻詩在莎士比亞作品中的作用不單是豐富了語言的形式，同時更確立了人物的身分形象。例如第一場第一幕 Lucentio 出場時自我介紹，用的便是無韻詩：

Lucentio:

Tranio, since for the great desire I had
 To see fair Padua, nursery of arts.
 I am arrived for fruitful Lombardy.
 The pleasant garden of great Italy,
 And by my father's love and leave am armed
 With his good will and thy good company,
 My trusty servant well approved in all,
 Here let us breathe and haply institute
 A course of learning and ingenious studies.
 Pisa renowned for grave citizens
 Gave me my being, and my father first,
 A merchant of great traffic through the world,
 Vincentio, come of the Bentivolii.
 Vincentio's son, brought up in Florence,
 It shall become to serve all hopes conceived
 To deck his fortune with his virtuous deeds;
 And therefore, Tranio, for the time I study,
 Virtue and that part of philosophy
 Will I apply that treats of happiness
 By virtue specially to be achieved.
 Tell me thy mind, for I have Pisa left
 And am to Padua come as he that leaves
 A shallow plash to plunge him in the deep.
 And with satiety seeks to quench his thirst.

(Act I. I. 1)

形式凸顯了 Lucentio 屬於上流社會的身分，但對比下文，又不無諷刺成分，因為劇情發展下來，他沒有努力追求學問，只是努力追求 Bianca！可是，朱、梁兩家都已選擇白話散文為媒介，對於這一組有雙重任務的無韻詩，又如何處理？我們先看梁譯：

盧：特拉尼歐，我早就有一宏願想到人文薈萃的帕度亞觀光一番，如今我來到了朗巴第，這偉大的義大利之燦爛的花園；我承蒙我父親的恩愛與准許，又有你這樣幹練的忠僕相陪，我們不妨在此地休息一下，開始就學進修。皮薩是人

才輩出的地方，我和我父親都生在那個地方，我的父親文禪希歐經營貿易遠達全世界，乃是班提孚利望族之後裔。文禪希歐的兒子，又是在翡冷翠長大的，他應該不負衆望，努力進修，爲他的身世增光。所以，特拉尼歐，我在求學的時候要特別致力於品德的砥礪，以及講到如何藉美德而獲致幸福的那一門的哲學。告訴我你的想法：因爲我已經離開皮薩，來到了帕度亞，就像是一個離開淺沼躍入深淵的人一般，想要痛飲解渴。(頁 22)

這一節錄反映了梁譯一貫忠實的作風，提到「文禪希歐」的兒子，緊跟原文用「他」作主語，「獲致幸福的那一門的哲學」也沒有在內文加以解釋。當然從譯文的某些詞匯，如「之」之類中國古文較常用的字眼，還是可以看出譯者要表現這段說話不同語言層次的努力。

朱生豪的處理又如何呢？

特蘭尼奧，我久慕帕度亞是文人淵藪，學術搖籃，這次多蒙父親答應，叫你陪著我前來，到了這景物優勝的名都，真是三生有幸。讓我們就在這裏歇足下來，訪幾個名師益友，研究些有用的學問。我父親五湖四海，經商立業，積聚了不少家財，在披薩是個赫赫有名的公民；我必須力求上進，敦品力學，方才不致辱沒了家聲。所以特蘭尼奧，我想把我的時間用在研究哲學和做人的道理上，在修身養志的功夫裏尋求我的樂趣。因爲我離開披薩，來到帕度亞，就像一個人從清淺的池沼裏，躡身到汪洋大海中，希望滿足他的焦渴一樣。你的意思怎樣？(頁 13)

加上橫線的詞匯，顯示出這段說話的古雅風格，而語氣則完全脫胎自元明雜劇。相信朱氏是刻意模仿中國傳統戲劇的表達方式，令觀眾感到更親切、更容易投入，從而更能達到戲劇的效果。事實上，莎劇的時代也正當中國明末年間，周兆祥對莎劇和元劇的表演形式、場地等就進行過詳細的比較，發現兩者原來有很多相似之處。當然莎劇跟元劇沒有必要混爲一談，但如果說莎劇翻譯可以有四種方向，即：(一)十六、七世紀的英國情調，(二)十六、七世紀的中國情調，(三)現代英國情調，(四)現代中國情調；則朱生豪在大部分時間裏都選擇了第二種，所以譯作的基調比較統一完整。再舉個例子看詞匯、角色的塑造和戲劇效果的關係。

Gremio: You may go to the devil's dam, your gifts are so good here's none will hold you. — Their love is not so great. Hortensio, but we may blow our nails together, and fast it fairly out. Our cake's dough on both sides...

(Act I. I. 105-)

劇中 Gremio 和 Hortensio 都是 Bianca 的求婚者，說話都帶點迂腐的道學口氣，尤

其 Gremio，因為年紀較大，又要顯示身分，所以話裏有不少陳腔濫調。

葛：「你到魔鬼的老娘那裏去吧……咱們雖然說不上有甚麼交情，可是現在同病相憐，大家還是回去把這段癡心斬斷了吧。……」(朱譯頁 15)

格：「你到魔鬼的媽媽那裏去吧。……女人的愛並不是怎樣要緊的事，郝譚修，我們可以勉強忍耐，把它完全戒絕。我們兩個的情形都糟糕透了。……」(梁譯頁 33)

梁實秋雖然有心忠於原文，但面對 “We may blow our nails together” 和 “Our cake’s dough on both sides” 一類當時的俗話，還是束手無策，需要改變表達方法。相反朱生豪雖然未必明白原文的意義，但揣摩上文下理，最後補上合理的詞匯，語氣自然，而且更配合人物性格，亦有助於增強戲劇效果。

接著一句是：

Gremio: What’s that, I pray? (Act I. I. 118)

葛：「願聞其詳。」(朱譯頁 15)

格：「請問，這話怎講？」(梁譯頁 33)

“I pray?” 在中文裏沒有對等的詞可以翻譯，兩位譯者都要憑劇情發展加以補充。梁譯基本上做到連接順暢，還保留了標點；但比較之下，朱生豪順手拈來一句熟語，效果天衣無縫，而且貫徹採用中國舊劇用語的手法。

下段朱生豪繼續發揮這種風格：

Gremio: “...any man is so very a fool to be married to hell?”

Hortensio: “...will take her with all faults, and money enough.” (Act I. I. 123)

葛：……你以為有那樣一個傻子，願意娶了個活閻羅供在家裏嗎？

霍：……看在銅錢面上，會把她當作活菩薩一樣迎了去的。(朱譯頁 16)

格：……你以為誰那樣傻會娶一個女魔頭？

郝：……情願連同她的一切缺點和相當多的金錢把她娶過去。(梁譯頁 34)

朱譯前後呼應，比較梁譯的「女魔頭」，在表達八股先生的形象上自然是更為突出有力了。

其他例子還有：

Gremio: friend? What countryman?

Petruchio: Born in Verona, old Antonio's son. (Act I. II. 185)

葛：「朋友？請教貴鄉？」

披：「舍間是維洛那，已故的安東尼奧就是家父。」(朱譯頁 23)

格：「請問你是甚麼地方的人？」

皮：「生在維洛那，老圖尼歐的兒子。」(梁譯頁 48)

梁譯保留了 countryman 的形式，但失去了跳躍的對話節奏；反之朱譯「貴鄉」、「舍間」，有板有眼的對答，顯示出兩個明確的文化訊息：其一是雙方正進行社交對話，其二是雙方都屬於有教養的人。所以能有此一效果，全在朱生豪利用了譯出語固有的語言習慣，和讀者/觀眾的語言習慣接通了，於是真正表達出原文所要表達的語言效果。

結 論

將原文的每一句話悉數譯出，甚至不更動句子結構，又把典故都不厭其煩地詳加解釋，並不一定代表能獲得良好的翻譯效果。莎劇上演的地方本來就是莎士比亞自己的舞臺，每一個劇本所運用的藝術技巧，都是為舞臺下的觀眾而創作的。翻譯作為溝通的橋樑，譯者實不應停留在表面意義的詮釋上，而應宏觀地深入體會原文的命意，了解創作的動機。證之於《馴悍記》，也就是令觀眾開懷大笑。

本文指出的一些例子看似零碎，但都顯示出譯者是否能離開字面的囿圈，直接抓住原文最生動又具戲劇效果的片斷，利用譯出語的表現力，還有讀者的聯想力，重現原文的光芒神采。

上述例子也說明了清楚地為人物、時代定位，翻譯會更得心應手，譯文的戲劇效果亦會更加令人滿意。

附表

人物 (序幕)	稱謂	稱者	梁譯	朱譯
Lord	my lord	huntsmen/ servingmen etc.	老爺	老爺
	Your honour	huntsmen/ servingmen etc.	大人	大人
Sly	your honour	servingmen	老爺	老爺
	your lordship	servingmen	大人	老爺
	husband	----	丈夫	夫君
	lord	----	主人	主人
僮僕	wife	Sly	我的妻	老婆
	Madame	Sly	夫人	夫人
	ladies	Sly	太太	太太
	Madam wife	Sly	老婆夫人	夫人太太
Lucentio	master	Tranio	主人	少爺
	Sir		先生	少爺
Baptista	Sir	Katherina/ Bianca	父親	爸爸
Bianca	daughter	Baptista	女兒/二小姐	小女/ 二小姐
	mistress	Lucentio/ Gremio*etc	小姐	小姐
Pedant	your daughter	Pedant	令媛	令媛
	sir	Bionedello	先生	老人家
Katherina	wife	Petrichio	新娘	新娘子
Patrichio	husband	Katherina	丈夫	夫君
Others:	Signor		先生	先生
	Sirrah		小子 夥計	(不譯)
	Villian		奴才	(不譯)